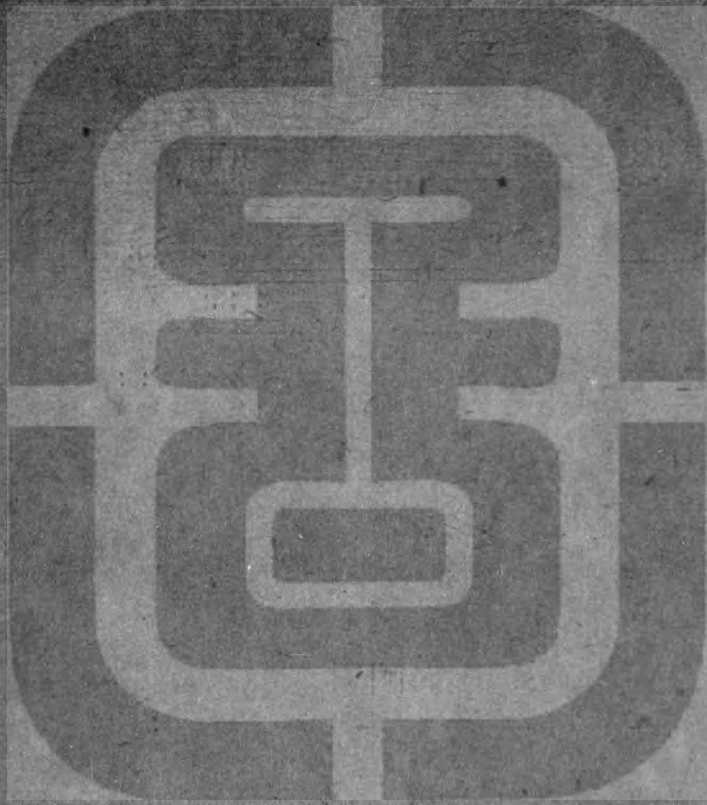


欽定八旗通志

人物志

卷一百
四十



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四十

人物志二十

大臣傳六 滿洲鑲黃旗六 蘇勒達 馬斯喀
丹 馬齊 巴錫 音德 莽鵠立 傅爾

蘇勒達

蘇勒達滿洲鑲黃旗人姓瓜勒佳原內大臣巴哈

第二子也初任侍衛康熙二十一年授護軍叅領

兼佐領明年擢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尋調滿洲副

都統累遷護軍統領前鋒統領二十六年擢鑲黃旗蒙古都統二十八年

命爲領侍衛內大臣會噶爾丹與喀爾喀構釁侵掠邊境二十九年六月蘇勒達奉

命率將校往科爾沁調兵統駐要地時科爾沁親王班第駐圖斯噶爾圖山其兵赴調者僅半喀喇沁阿巴噶奈曼土默特諸部兵亦未至蘇勒達疏

聞隨移檄諸部速飭軍伍進發會噶爾丹已深入烏珠穆

上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出喜峯口

詔蘇勒達俟蒙古諸部軍畢集協力會勦七月蘇勒達同土謝圖親王沙津等率兵赴巴林八月會大軍合擊大敗噶爾丹于烏闌布通噶爾丹遣使同濟農胡土克圖至裕親王營設誓歸誠裕親王信之檄蘇勒達所統諸路兵勿擊蘇勒達知噶爾丹將遁

欲羈縻之遣使給噶爾丹與語噶爾丹不應乘間
越營遁去十一月師旋王大臣議裕親王等調度
乖方賊敗不卽追剿乃檄止蘇勒達進兵致窮寇
逃遁應革爵蘇勒達亦應罰俸一年得

旨噶爾丹奔竄時若蘇勒達等率兵邀擊可以就擒乃領
兵王大臣反阻使勿進蘇勒達等亦遂聽從不復追剿
俱應依議治罪但已擊敗額魯特兵噶爾丹遠遁諸王
大臣概從寬免革于是蘇勒達亦免罰俸三十四年五

月噶爾丹復犯邊

上欲發兵進剿先檄

盛京諸處兵設伏圖拉左近伺之

命蘇勒達與領侍衛內大臣等詳議蘇勒達言我兵不必
卽趨圖拉當誘其深入一舉殄滅若彼逡巡不進
俟偵實再行議奏

上嘉納之三十五年三月

上統師親征由中路進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由西路會

勦五月

上駐蹕什巴爾台距敵營甚近而費揚古軍甫至圖拉奏

緩師期

上以我軍旣逼敵境不必俟費揚古當卽前行令王大臣

等集議蘇勒達與內大臣馬斯喀等議卽進勦與

上意合會噶爾丹潛遁

上密諭費揚古絕其歸路敗之於特埒爾濟口俘斬無算

噶爾丹僅引數騎遠竄乃

命班師是年九月蘇勒達復扈

駕出居庸關巡行塞北經理軍務

賜內廐馬十一月還京二十六年卒

賜祭葬如例諡恪僖

馬斯喀 弟馬武

馬斯喀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米思翰長子也初

任侍衛兼佐領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七年由護軍叅領授武備院卿明

年遷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尋兼內務府總管二十四年擢領侍衛內大臣三十五年正月

命兼管火器營事二月

上親統大軍由中路征噶爾丹馬斯喀領鑲黃旗烏鎗兵以從先期奉

命同內大臣等議定出征營陣隊伍序次三月

駕駐郭和蘇台

命閱留牧馬匹還奏留牧馬匹數逾二千僅有阿巴噶蒙

古總管派八十人守視應於蘇尼特諸蒙古增派

六十人各以其長官董率分馬羣爲七以二十人

管一羣擇水草佳處牧放悉令阿巴噶總管奇塔

特稽察遇盜馬者羈候治罪

上允其奏四月

駕駐什巴爾台距克魯倫河已近而西路軍尙未至圖拉

諭王大臣集議機宜信郡王鄂扎等請駐師稍待馬斯喀

同內大臣蘇勒達明珠等議奏曰西路軍爲兩所

滯未克過行無庸待之宜卽進薄敵營

上從馬斯喀等議五月師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望見

御營大驚奔竄

上親統師追至拖諾山

命馬斯喀爲平北大將軍率兵進勦至巴顏烏蘭噶爾丹

先已遇西路軍於特喀勒濟轉戰至昭莫多大敗

竄遁其屬下丹巴哈什哈等率百餘人赴巴顏烏

蘭乞降馬斯喀迎會西路軍收集降人千餘奉

詔遣官衛送至張家口外乃班師任事如舊列議政大臣

九月扈

駕出邊經理軍務十二月

命率兵駐大同三十六年正月授昭武將軍移師赴寧夏

閏三月

勅參贊撫遠大將軍費揚古軍務先是伊拉古克三胡土

克圖自內地盜馬逃歸噶爾丹至是噶爾丹死寇

三百餘人奔投策妄阿喇布坦四月費揚古令馬

斯喀以降人導引率兵追之馬斯喀行越月至摩
該圖知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遠去已數日不能
追及引兵還

上遣侍郎常綬等齎

勅往諭策妄阿喇布坦得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及其弟
蒙額里以歸磔誅之議政大臣等以馬斯喀追剿
遲緩論革任得

旨馬斯喀辦內務府事尚優從寬留內務府總管及佐領

四十一年授鑲白旗蒙古都統四十二年六月卒

賜銀千兩

遣內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奠茶酒並

命皇子於發引時往送

賜祭葬如典禮謚襄貞弟馬武亦由侍衛兼管佐領康熙

二十七年以一等侍衛同學士開音布奉

命閱視中河先是河道總督靳輔議開中河匯駱馬湖之
水以通漕漕運總督慕天顏謂中河雖開不久卽

淤徒費無益至是工竣馬武同開音布往閱還奏
商賈由中河行舟利達無阻惟漕艘載重必盡塞
支河之口使駱馬湖水悉匯中河始得遄行乃漕
督慕天顏禁止堵塞支河口勒令已進中河之漕
船退回有意阻撓得

旨下法司逮勘夫顏禡職論罪事詳天顏傳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奉

命同侍郎阿爾拜閱視獨石口外隨征綠旗兵赴

御營復

命卽從征五月凱旋十月從

上駐蹕歸化城

命以牛羊迎犒凱旋右衛兵還奏兵丁步行者多食用未

裕

詔兵部按籍賞銀每兵三兩四十二年十月擢鑲白旗漢

軍副都統四十八年正月因兄大學士馬齊與內

大臣阿靈阿等議奏改立皇太子事獲罪馬武亦

禡職五十年起爲內務府總管六十年擢鑲白旗

蒙古都統明年

世宗憲皇帝御極授領侍衛內大臣雍正四年十月

冊封怡親王以大學士馬齊爲正使馬武副之

特旨俱加一級十一月疾

遣太醫診視

諭曰馬武事我

皇考五十餘年不離左右恪恭謹慎當盛暑嚴寒無幾微

倦怠之色其生平胸懷坦白情性和平朕追念

山西

皇考凡昔年侍從之人皆加恩眷况馬武年齒最高効力

最久

聖眷最渥之人朕聞其病重屢降旨往視諸大臣合詞勸

止遣親王皇子前往代朕看視朕尙望其痊可倘至不

起著照伯爵賜與卹典賞銀一千兩並給與世職以示

朕優眷老臣之至意尋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恪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以其子薩

喇襲

馬齊

馬齊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戶部尚書米思翰次

子

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六月由廕生授工部員外郎十一

年管佐領十四年調戶部二十一年七月遷工部

郎中尋監督蕪湖關以稅銀溢額敘陞二十三年

九月遷內閣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九月授山西布

政使二十五年九月擢山西巡撫十二月

陞辭

諭曰爾居官勤慎聲名亦佳但朕觀各督撫其始未有不

善後多改轍爾若始終如一不易其操則善矣二十六

年四月

上嘉直隸巡撫于成龍清廉

命九卿於各督撫中有似其人者各以所知奏大學士等

以馬齊及范承勳姚締虞對七月奏定武職副將

以上丁憂叅將以下在任守制例十二月御史陳紫芝疏劾湖廣巡撫張汧貪黷馬齊與于成龍奉命同副都御史開音布往鞫先是侍郎色楞額往鞫上荆南道祖澤深被劾各款有

旨并察張汧有無穢跡色楞額覆奏既開釋祖澤深又不糾劾張汧至是馬齊會同于成龍等察審張汧勒索屬員科派鹽商祖澤深婪取民財皆得實論罪如律色楞額徇情欺罔亦獲罪二十七年二月遷

左都御史

命籌議遣官與俄羅斯定界事疏言俄羅斯侵據疆土我守邊官兵困之於雅克薩城本可卽行剿滅

聖慈寬容不忍加誅釋歸故土今悔罪求和已蒙

俞允特遣大臣往議垂之史冊所關最鉅其檔案宜兼書漢字漢員一體差往事下部議行尋九卿等會推應差大臣官員御史陸祖修以病辭楊燦以年老辭馬齊劾罷之又劾大理卿邊聲廷於奉

旨集議河工事詭稱耳聾緘默無言有愧職掌下部議降
調五月
命同尚書張玉書圖納等往閱罷任總河靳輔所修中河
諸工善否暫署河道總督八月還奏中河挑濬既
竣南運河內永安隄及歸仁隄五堡減水壩有被
水衝壞處宜令新任河臣修理堅固黃河南北岸
之減水各閘壩皆靳輔酌量形勢以防異漲無容
更改二十八年十一月疏言數年以來噶爾丹與

喀爾喀構兵

上屢遣大臣曉諭業已和好又分設喀爾喀佐領與內地
蒙古視爲一體此亘古所未有也臣見理藩院案
冊止用滿洲蒙古文並未有漢字請嗣後兼用以
昭垂永久下部議如所請添滿洲漢軍漢字堂主
事二員繙譯漢字滿洲筆帖式每旗各一員漢軍
筆帖式每翼各二員二十九年二月

命同理藩院尚書阿喇尼列議政大臣舊例理藩院尚書

左都御史俱不預議政預議政自是始十一月署
兵部尙書尋兼署理藩院尙書二十年正月授兵
部尙書二月

詔安輯喀爾喀於沿邊內外避噶爾丹劫掠馬齊同侍郎
布彥圖等先往調集左右翼部長至上都河額爾
屯河兩界中候

上親行撫綏四月

駕臨閱視

命詳定喀爾喀次第宴賚之尋議喀爾喀諸王貝子公等

命黑爲九等分別坐次禮儀以進五月外藩阿巴噶台
吉奔塔爾首告烏珠穆沁台吉車根等叛附噶爾
丹馬齊奉

命往審覆奏台吉車根阿穆爾克科阿達里諾墨喇扎小
等順附噶爾丹屬實二等台吉博託和拉扎布阿
喇什博羅特及爲引路之綽克圖等曾送駝馬與
噶爾丹其部校阿爾塔等爲噶爾丹往來通信應

分別斬絞從之三十一年三月調戶部尚書三十

三年

盛京款收奉

命往賑以開原等八城承德等九州縣貯倉米石給散兵

民七月山西巡撫鳴爾圖奏大同右衛駐防兵供

給浩繁請以米豆草束抵給本色正賦

上命馬齊社會將軍希福等確議還奏右衛官兵應用米

豆草束折抵銀數並無浮冒其有不敷本色者應

照改徵之價支給令官兵自行採買再右衛所出

之草不多應以殺虎口迤東地方給與官兵俾資

樵牧向有鑲黃旗馬廠應令旗下蒙古遷移殺虎

口東北得

旨俞允三十四年奉

命往賑山西平陽臨汾等州縣地震被災戶口動帑一十

二萬餘兩並停徵洪洞浮山等處額賦三十五年

二月

欽定八旗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八旗志二十一
上親征噶爾丹先期

命馬齊往調喀喇沁翁牛特兵還京兼理藩院尚書
命與大學士阿蘭泰等分班直宿禁城是年噶爾丹敗遁
詔以來春駐蹕邊外調度搜剿機宜

命馬齊於沿邊至寧夏先往安設驛站並察勘行途宿次

三十六年十一月

命會同吏部察審革職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洮岷道
董紹孔等運糧遲誤事覆奏囊吉理等所運糧米

非供進勦大軍但令送至翁金爲西安回兵之用
囊吉理等依限以一半運至翁金又以一半送至
納拉特並無違誤應復原職從之三十七年三月
命偕副都統烏達禪侍郎滿丕往莅喀爾喀諸部會盟宣
諭禁令十二月以漕臣桑額奏請挑濬引河

命偕侍郎于成龍常綬往勘三十八年二月疏言桑額所
奏邵伯鎮南金灣小海場鮑家莊等處挑濬引河
建造草壩俱屬無益惟蝦鬚沙溝及興文閘草堰

金定人地通志 卷一百四十四 八節志二十一 五
等處開濬淤塞稍可洩水庶漕有濟而民不害從
之時山西巡撫倭倫與布政使齊世武以太原知
府孫毓璘等虧空事互訐倭倫又劾齊世武於汾
禁合陽知縣李聯虧空任情朦隱

上命馬齊往審七月疏言孫毓璘虧空庫銀倉米屬實倭
倫駁回齊世武揭文令知府李成龍代孫毓璘彌
補又李聯虧空案內有民欠銀兩經通判韓開藩
徵解倭倫反指為科派劾齊世武隱諱不報應降

三級調用齊世武揭報孫毓璘虧空經巡撫駁回
不復再請又於李聯虧空案內未以民欠聲明應
降一級調用並從之十一月授

武英殿大學士四十二年七月

御書永世翼戴扁額

賜之四十七年十一月內大臣佟國維等以建儲事密奏
上命滿漢大臣會議保奏

特諭馬齊勿預其事四十八年正月

上問廷臣曰去年冬朕躬違和爾等保奏可爲備貳者
何以獨保允禩其曰先舉允禩者爲誰諸臣奏公同保
之曰舉並無倡首者因大臣等因議等以朕躬重密奏
上曰朕知此事必係佟國維馬齊授意於衆衆乃依阿立
議耳馬齊奏是日議斯事奉

旨命臣毋得干預是以臣卽避去諸臣所議臣實不知

上復問大學士張玉書等玉書奏曰會議日大學士馬齊
溫達先臣到班臣問議舉者爲誰馬齊答以衆意

欲舉允禩臣等同行保奏

上曰此事明係馬齊暗中喻衆如此大事尙懷私意伊等
謀立允禩豈非欲結恩於允禩爲日後恣肆專行之計
耶翼日

諭廷臣曰馬齊効力年久朕初心俟其年老聽彼休致以
保全之昨問保舉允禩之時乃身作威勢拂袖而出如
此不誅將誰誅乎著將伊族屬一并拘拿并傳問伊之
作威何益馬齊奏曰臣因事關重大心中驚懼不覺舉

欽定大清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八旗志二十一 七
動乖謬臣罪當死奏入下王大臣議擬馬齊立斬
其弟副都統馬武等坐罪有差族人概革官職

諭曰馬齊本應立斬以爲衆戒因任用年久不忍加誅卽
交允禩嚴行拘禁其族人官職革退四十八年十二月
俄羅斯貿易人至

上以馬齊舊管俄羅斯事復令其管理馬武等尋亦起用

五十一年九月

諭廷臣曰內務府事件積滯甚多所關最要著馬齊署理

總管事又

諭曰馬齊兄弟舊所管鑲黃旗佐領前曾撥給允禩今已

撤回可仍令馬齊馬武等管轄其族人並隨入本旗五

十五年五月復授

武英殿大學士五十七年正月充纂修

省方盛典總裁官五十九年五月

命察奏副都統永泰所奏

世祖章皇帝實錄內失載其祖圖賴事覆奏

實錄祇載國家大政其餘細微之事例不編入永泰妄行

陳奏應議處下部議革永泰職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諭曰馬齊任大學士二十餘年甚屬敬謹寬

厚

皇考出巡每常隨從殊為出力此番大事又公同善為辦

理屢勉勤勞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尋

命承襲其祖哈什屯一等男爵合新給世職晉一等伯充

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官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改

保和殿大學士晉太保三年八月以總理事務竭盡

忠誠

賜騎都尉世職以其第十一子富良襲十二年九月引年

乙休奉

今上旨以原官致仕乾隆四年五月

諭廷臣曰原任大學士二等伯馬齊在

皇祖時卽簡任機務倚毗甚殷及

皇考卽位特命總理事務嘉予勞績賞給伯爵世襲罔替
朕卽位之初伊以年老力辭解退朕重違其意俞允
致仕頤養高年以示優禮耆舊之意念伊歷相三朝
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謹老成領袖班聯名望夙重
舉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昨聞在家患病卽命太
醫加意調治今聞病勢沉重朕心深爲悽惻本欲親
臨看視因

北郊在卽時值齋戒不獲親往特命和親王及皇長子永

璜公訥親代朕看視望其痊可倘果不起著賞給銀
五千兩辦理後事是月卒年八十有八

諭部議卹贈太傅

賜祭葬諡文穆以第十二子富興襲爵十二年因富興
爲散秩大臣不能奮勉行走革退

命富良襲爵合前襲之騎都尉晉一等伯兼一雲騎尉

十五年七月

詔加伯號曰敦惠

巴錫

巴錫滿洲鑲黃旗人姓瓜勒佳康熙初由贊禮郎授戶部員外郎遷監察御史二十二年巡視兩浙鹽課三十年八月授山西按察使三十六年閏三月擢陝西巡撫七月疏言沿邊衛堡奉

旨照州縣例收貯捐納米穀榆林衛已貯三千石其三十一堡分大中小三等四堡各貯一千二百石九堡各貯八百石十七堡各貯四百石分派商州鎮安

武功商南三原收捐各官自備腳價運交部議如所請

上曰此沿邊衛堡積貯米穀若令商州等處官員自備轉運之費路遠而險勢必科派小民巴錫所奏戶部所議皆非其俟秋成後酌動正項各就近地採買收貯先是

三月

駕幸寧夏過榆林有延綏東路黃甫堡民叩

聞訴言自順治年間部頒茶引二百三十四道招商納稅

每年五百二十餘兩未及數年口外蒙古不復通
市商逃民賠

詔下所司察奏至是巴錫奏口外蒙古就近在殺虎口買
茶不至黃甫堡請

勅部停頒茶引從之三十七年十二月擢雲貴總督四十
年十二月疏劾遊擊高鑑狗隱守備何公珽爲把
總張文貴許告劣蹟請並革職逮問又劾提督李
芳述庇護高鑑何公珽牒咨弗實芳述亦劾巴錫

接咨弗覆未會稿遽題有違成例

上覽巴錫二疏皆下巡撫王燕察審及李芳述疏入

諭大學士等曰李芳述在西寧時甚有聲名此事似曲在

總督

命侍郎溫達往鞫還奏下部核議張文貴誣許何公珽何
公珽以部劄填寫冤詞俱應革職擬杖高鑑代何
公珽捏稱部劄遭火燒燬應革職擬徒李芳述不
據實糾劾應罰俸一年巴錫不確察實情又不會

同具題應降一級留任罰俸一年得實計又不合

旨寬免巴錫與李芳述降罰四十四年五月內遷戶部右

侍郎四十五年三月雲南巡撫佟毓秀以不稱職

罷任

上詰問巴錫前次何以奏薦為賢巴錫奏曰臣昔在雲南

與佟毓秀同事七閱月見其辦事甚勤是以奏稱

其効力

上曰爾前奏稱佟毓秀賢今云但奏稱効力豈効力不謂

之賢將不効力者謂之為賢乎十一月以不諳部務解

侍郎任

命分修通州等處河工越四年以續派工料銀無力完繳

革職五十二年三月遇

萬壽慶典復原品

音德

音德滿洲鑲黃旗人姓鈕祜祿祖額亦都父遏必

隆俱有傳遏必隆五子音德其四也康熙二十四

年由佐領授三等侍衛兼善撲長三十五年從

上親征噶爾丹三十六年復扈

蹕視師寧夏三十八年改王府長史尋授一等侍衛先是

遇必隆襲額亦都所遺一等子緣事削及輔政別

封公爵其子爵未議襲五十一年

特命音德襲之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擢散秩大臣署鑲白旗護軍統領十二

月授正藍旗滿洲都統雍正元年

命兼管蒙古漢軍都統事二年襲其伯父圖爾格二等公

其一等子爵卽以圖爾格孫豐阿達襲是年授領

侍衛內大臣三年兼議政大臣五年以病乞休

特遣內大臣慰問遂以原品致仕十一月卒

賜祭葬如例諡愨敬十年十月

諭曰原任領侍衛內大臣音德乃額亦都之孫居心謹厚

行已端方朕所悉知似應入賢良祠著詢問九卿具奏

尋覆請入祀賢良祠

允之乾隆元年加贈一等公子五人策楞訥親愛必達阿

里亥皆至大臣

莽鵠立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初隸蒙古

正藍旗曾祖富拉塔居葉赫地天聰時來歸祖莽

吉圖崇德三年隨睿親王多爾袞征明過北京至

山東屢敗敵兵克威縣城六年圍明錦州擊敗松

山杏山兵又敗洪承疇三營援兵順治元年入山

三遇

海關敗流賊李自成追至望都縣敘功授騎都尉

恩詔洵晉世職為二等輕車都尉十四年由叅領擢正藍

旗滿洲副都統十五年從征明桂王朱由榔於雲

南十七年凱旋追論在軍勘鞫磨盤山敗績事誤

坐前鋒統領瑚哩布等罪革一雲騎尉降二等輕

車都尉十八年十二月以征雲南時手受礮傷解

副都統任康熙十五年卒莽鵠立於康熙二十八

年

人物志二十

卷一百四十一

人物志二十

年授理藩院筆帖式四十二年遷內閣中書四十四年授理藩院員外郎五十二年任右翼監督五十八年任濟野關監督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

命協辦理藩院侍郎事十二月擢監察御史以精於繪事諭令恭繪

聖祖御容雍正元年正月擢入滿洲鑲黃旗以本族人戶另編佐領使管之五月巡視長蘆鹽政疏言長蘆

各商行鹽地方有額引全不能銷者有額外多銷者苦樂未均請照代銷例准通融運銷并量增引日庶商無包課之累民無淡食之虞下部議行二年八月疏言雍正元年之引蘆商未領運者十萬餘道臣請寬予展限部議不准良是但衆商實因先運康熙六十一年積引以致元年之引未完請展限二年將現在未完之引每年帶運一半三四年之內積引可以全完此後年銷年額不致壅滯

特旨如所請山東運學歲科取文章八名附入府學無廩
貢亦無武學莽鵠立請比兩淮河東長蘆一體補
廩增按期出貢廩膳銀聽各商自給并添設武學
八名從之九月疏言山東額引順治年間二十三
萬道自後生齒日繁額引加增康熙五十七年加
至四十五萬五百餘道其節次加增引目未經分
別州縣止按引數派散於是易銷之州縣則嫌引
少難銷之州縣又苦引多商人苦樂不均未免欠

課而東運與長蘆事勢迥異長蘆以一商專辦一
州縣之引山東則一州縣多至數十商名每名或
數十引數百引不等此長蘆之法未可行於東省
也欲得其平莫如均引請以引多之魚臺等三十
一州縣額引減去二萬七千七百道量增于鹿邑
等二十一州縣行銷庶商困可甦鹽課無欠又以
增復引日向係按引分散富商引多者分多貧商
引少者分少請照現辦商人三百八十餘名按名

均分並得少請照與無商人二百八十餘戶
旨允行三年三月疏言東省竈丁原額二萬餘額徵丁銀
六千餘兩其中有上中下三門九則之分故每丁
有完銀一錢六七分至三錢不等自康熙十八年
額定由單報部迄今四十餘年未經編審而戶口
之消長家產之貧富迥異乃徵收循舊丁多額少
者不加增丁少額多者不稍減甚有丁亡戶絕額
課虛懸則里甲有包貼之累為恤竈計莫若編審

請自今逐戶清查消耗者開除孳長者增補不分
門則按現在丁數均派並遵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審丁不加賦之例此後五年一編餘丁止令注冊不
特窮竈無偏累而竈課亦易徵收矣下部議行五
月疏言長蘆鹽政惟竈地一項因久未清查圖冊
無存有竈戶逃亡荒地被民暗占人民糧者亦有
地久典賣於民而糧仍竈戶完納歷年久遠竈地
失迷惟知糧從戶徵得地者種無糧之地失地者

納無地之糧民竈構訟皆由於此臣愚以爲宜清查竈地

勅直隸督臣山東撫臣委員清丈照民地之例造魚鱗冊典賣與民者俱准回贖失迷侵佔之地斷歸竈業並嚴懲恃衿抗糧之竈戶以肅法紀庶竈無失業民無爭訟場課易完又請禁仕途投拜門生禁主考求索外任門生抽豐並

勅九卿議行是月擢大理寺卿留鹽政任時直省裁併衛

所天津始改衛爲州隸河間府莽鵠立奏改爲直隸州分武清靜海青縣近津百里之地轄之又言

新奉

特恩查議東省民丁攤入地畝徵糧竈丁亦應歸入竈地以廣

皇仁但東省竈地瘠薄丁多地少若以六千餘兩丁銀加入八千餘兩地糧內每兩應加七錢有零未免太重且竈丁有煎曬之役白應仍足額數不容缺少

請以丁銀之半歸入地畝仍以其半於實在竈丁
按名均攤則賦額無缺而丁糧較輕下部議如所
請十一月擢兵部右侍郎仍留鹽政任四年五月
命御史顧琮巡視長蘆鹽政仍

命莽鵠立監理七月候補道程之煒條奏雲南鹽務

上令莽鵠立核議覆奏長蘆之產鹽以場雲南之產鹽以
井事雖不同而大局相似如條奏所云不使竈戶
有餘鹵餘鹽并令其官按日冊報此長蘆現行之

例也嚴催場官使鹽盡歸坵不令餘剩在灘私梟

無所得鹽卽不使竈戶有餘鹽之意也某日某商

告運某州縣鹽若干包分司同批驗所稱掣過關

造冊報查卽按日冊報之意也在雲南亦宜行之

至如鹽道差親信人各井監查則恐不得其人轉

以滋弊不若仍責提舉大使爲便下部如議十月

調禮部右侍郎先是天津本不論而自以爲賦稅

詔設水師建營房限秋間完竣

命莽鵠立借顧琮監督十一月工未竣

諭曰莽鵠立正直有守但性偏執本不能而自以為知致

將營房遲誤著調補刑部右侍郎來京効力五年三月

復署長蘆鹽政四月調禮部右侍郎兼理鹽政十

月卅日查鹽政日無事之

命署甘肅巡撫尋實授六年三月題究禮縣武生何登鰲

竊盜窩拐並請革知縣周紀等職

諭嘉實心辦理時西藏有阿爾布巴等作亂

上命大臣領兵往鎮莽鵠立赴西寧料理出口事宜奏言

豫備軍需米麵料豆草束及西安解到鞍屐澆薄

改製如式拮据無誤而西寧道劉之頊知府江世

以驟失夫逃為總督岳鍾琪叅革逮問莽鵠立不

早查叅部議降調

諭曰莽鵠立市恩沽譽袒護屬員若舊習不改其罪不止

于降調姑從寬留任尋以授

赦擬貸盜犯及審案徇庇屬員得

肯切責降二級調用解任回京十月署正藍旗滿洲副都

統七年正月擢正藍旗蒙古都統九年七月署步

軍統領十年六月調鑲白旗滿洲都統十二年兼

管火器營十三年十月署工部尚書十一月調正

藍旗滿洲都統自初署副都統時兼管理藩院侍

郎事後數遷調仍兼管如初乾隆元年九月卒年

六十有五午疾劇

遣太醫診視

賜之棧遺疏入

諭部議卹

賜祭葬如例諡曰勤敏

傅爾丹

傅爾丹滿洲鑲黃旗人追贈信勇公費英東之曾

孫父沃赫襲公爵官都統有傳康熙三十年傅爾

丹襲三等公兼佐領三十八年授散秩大臣四十

二年扈

定八旗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駕西巡駐蹕祁縣鄭家莊

上於行宮前閱太原城守兵騎射有卒馬驚近

御仗傅爾丹前止其馬擒之下

諭曰馬驚逸漸近御仗諸年少大臣俱效年老大臣旁觀
不動惟爾直前勒止之可謂繼武前人矣特賜爾貂皮
褂一領嗣後益加勉力毋以身爲大臣而不思奮力向
前也四十二年授正藍旗蒙古都統四十七年調正白
旗蒙古都統四十八年授領侍衛內大臣五十四

年三月以托疾革領侍衛內大臣職七月

命率土默特兵千赴烏蘭固木等處屯田五十六年正月
復授領侍衛內大臣奏請增購農具於本年未播
種前送軍前並增遣効力廢員佐屯務議政大臣
議如所請三月

命爲振武將軍率北路大軍由阿爾台襲擊準噶爾五十
七年疏請與西路靖逆將軍富寧安分路勦賊

論議定師期傅爾丹尋請選兵萬二千偕征西將軍祁里

德賈百一十日糧於五月啟行富寧安請以兵七
千費四十日糧於閏八月啟行議政大臣等以師
期不符令另議傅爾丹奏言由布魯爾直抵額爾
齊斯河與富寧安俱定於七月進剿廷議準噶爾
現遣使來青海已令傳

諭策妄阿喇布坦應暫停俟回奏仍飭兩路繕兵防守先
是奉
旨於烏蘭固木及科布多築城衛喀爾喀游牧

上以傅爾丹等駐北路久稔地形

勅相度具奏其設驛同遣往之員外郎保柱詳議五十八
年正月疏言鄂勒齋圖郭勒土肥寒暑與內地同
宜築城貯糧保柱已從殺虎口至彼詳視宜設站
三十六

諭曰鄂勒齋圖郭勒居喀爾喀游牧地方之中與大兵駐
劄處相隔千里今欲護衛喀爾喀應於阿爾台科布多
等處築城遠立哨兵方是傅爾丹等既奏鄂勒齋圖郭

勒應築城貯糧或於科布多另築一城駐兵看管充發人等耕種著同保柱及喀爾喀王貝勒公等會議尋覆奏科布多地隔大河水漲輒阻材木難致近科布多有察罕度爾水草佳距鄂勒齋圖郭勒千里兩地宜各築城一城置屋二千間自鄂勒齋圖郭勒至察罕度爾設十一站

允之四月

命卽軍中自授章京等官五十九年六月率兵八千由布

拉罕進剿九月疏報大兵抵格爾額爾格準噶爾棄帳械驚潰臣等分兵追及之斬二百餘級擒宰桑貝坤等百餘盡降其衆又偵烏蘭呼濟爾爲彼屯耕所躡之盡焚其糧草整隊而還報

聞雍正元年

命撥兵赴巴里坤以傅爾丹兼統祁里德軍二年率京兵還授內大臣四年授黑龍江將軍五年五月疏言墨爾根城舊有額兵九百並無鎗礮船隻請增選

漢軍兵百名合爲一千置舟械操演下議政王大

臣議行十一月

諭曰傅爾丹乃勳舊大臣之裔伊在阿爾台一路將軍任內効力有年因辦理錢糧事務不清以致應賠銀兩甚多此乃管辦錢糧人員不妥故爲所累傅爾丹自署理黑龍江將軍事務以來竭誠辦事効力勤勞伊名下應賠銀兩俱從寬免六年授吏部尙書

賜兩眼孔雀翎七年勦噶爾丹策凌

詔以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由北路出師

賜御用朝珠及黃帶紫轡銀五千兩尋加少保八年三月

噶爾丹策凌奉表請獻叛賊羅卜藏丹津

諭傅爾丹暫緩進兵同西路寧遠大將軍岳鍾琪來京會籌軍務十一月還軍營九年二月疏言北路道

旨築城科布多地勢接布魯爾與庫列圖近爲進兵孔道請仍於此築城大學士等議如所請六月奏言臣統大軍抵科布多據守卡侍衛巴爾善等擒準噶

爾一人曰塔蘇爾海丹巴詢之云噶爾丹策凌發兵三萬令大策凌敦多卜小策凌敦多卜等分領由阿爾台山奇蘭犯我北路今小策凌敦多卜已至察罕哈達而大策凌敦多卜因噶爾丹策凌妹夫羅卜藏策凌向駐阿里瑪圖沙喇孛勒防哈薩克今與噶爾丹策凌隙率三千餘戶來投追者爲所敗以是大策凌敦多卜尙未至臣思賊兵未集當乘其不備襲之選兵一萬輕裝由科布多河西

分三隊於六月初九日進剿前鋒統領定壽等領第一隊叅贊馬爾薩等領第二隊臣以大兵繼進掩擊令都統衮泰等以兵七千三百築城都統侯陳泰等以兵五千駐科布多河東扼通奇蘭要路又奏定壽擒賊巴爾喀等十二人於扎克賽河據云距察罕哈達止三日程準噶爾兵不過千人尙未立營臣卽乘夜往襲奏入報

聞七月奏言臣等於六月十七日獲準噶爾偵者云博克

八月托嶺有賊二千駝馬萬餘臣遣叅贊蘇圖副都統
戴豪等以兵三千往勦十八日遣定壽以兵千五
百援與賊戰於庫列圖嶺斬四百餘級賊驅駝馬
踰嶺遁十九日定壽蘇圖等與臣合二十日賊二
萬餘從高阜衝我營督戰殺千餘賊副都統塔爾
岱馬爾齊以兵二千奪西山二十一日因賊據險
我移營於和通呼爾哈諾爾定壽蘇圖及叅贊覺
羅海蘭副都統常祿西彌賴據山梁之東塔爾岱

馬爾齊據其西副都統承保居中策應叅贊馬爾
薩由東路公達福戴豪在前副都統舒楞額土默
特公沙津達賴等護後營甫移賊犯梁東西兩軍
定壽等力戰殺賊忽大風雨雹被圍臣遣兵救出
塔爾岱又遣承保援定壽等會日暮未解二十二
日海蘭突圍出定壽蘇圖馬爾齊自盡常祿陣歿
西彌賴令索倫兵援定壽潰亦自盡二十三日賊
連犯大營臣督軍力戰斬賊五百餘沙津達賴等

及察哈爾兵皆潰惟滿洲兵四千不動二十四日
噶印侍郎永國及海蘭戴豪俱自盡臣等以兵退
步設方營護輜重令塔爾岱舒楞額殿承保統右
翼馬爾薩統左翼臣與副將軍巴賽查弼納往來
巡軍副都統德祿捧勅印行賊衆三萬蜂集我且
戰且退殺賊千餘達福歿於陣二十八日渡哈爾
噶納河賊猶追衝左翼復擊斬五百餘七月朔日
臣等還科布多築城處我兵陸續歸營者二千餘

臣遣迎未歸諸將惟塔爾岱負創至巴賽查弼納
馬爾薩舒楞額皆陣歿臣輕舉妄動以至敗績請
立正典刑奏入

諭曰此舉損兵敗績雖屬有罪朕覽爾等之竭蹶力戰寬
恕其罪痛惻難忍不覺淚下將朕親束之帶賜與傅爾
丹繫之爾等忿激之下急思報復恐又妄動賊人雖來
不可輕進追擊但能相機堅守卽爾等之功科布多地
方若難固守可回至察罕度爾駐劄今已授馬爾賽爲

撫遠大將軍領兵前來。到時爾等公同商酌辦理。八月
不可奏言。臣世受前時。對聖。蒙授大將軍。重任不能遵奉。
聖訓。妄舉損兵。非惟國法不可緩死。卽臣心亦難以偷生。
皇上不卽加誅降。旨慰諭復加賞賜。實從古未有之。

鴻慈臣此次進軍失利。弁兵被傷。於時若不鼓勵將士收
軍而回。轉使賊人得計。乃籌議力衛餘軍。轉戰而

出。至建城處。臣已安置哨站。並傳諭喀爾喀副將
軍等。運糧固壘。乞

皇上速遣賢將統率大軍。將臣調回。與妻子一併正法。

諭曰。朕從前諭旨甚明。朕之處事。豈肯不持大義。以定是
非。而聊爲目前慰勉之理。惟輕信賊言。冒險深入。中賊
詭計。是爾之罪。至不肯輕生自殺。力戰全歸。此爾能辨
別輕重之處。事定之後。朕自有辦理之道。爾若念慮紛
擾。以至血氣消耗。不能報讐雪恥。上損國威。下玷家聲。

罪尤甚焉爾其勉勵勇氣安心靜攝計圖遠大以答朕
恩九月奏偵大策凌敦多卜在華額爾齊斯謀由必濟
掠蒙古游牧其地與巴里坤甚近

詔西路嚴備又言賊犯黃甲舒魯克距科布多城五十餘
里臣已將馬匹牲畜收入城固守仍相機擊之

命振武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傳諭傅爾丹撤兵同駐察罕

度爾十月

諭傅爾丹曰爾等在科布多地方特勇輕進墮賊詭計致

失地利損兵折將軍前獲罪我朝例所不貸本應執法
究治但傅爾丹整頓餘兵回至科布多固守城池賊衆
并力來犯復能列陣以待賊人遠遁隨卽遣兵各處截
殺奪回被掠馬駝此次擊賊可贖爾等前罪今朕已盡
行寬免嗣後須臾勉効力朕自格外加恩是月傅爾丹
至察罕度爾軍營

命以錫保爲靖邊大將軍傅爾丹仍掌振武將軍印協辦

軍務

諭大學士等曰爾等可傳諭傅爾丹伊原與順承親土不合王諸事並無過失近日傅爾丹輕進以致虧損官兵若大將軍印務仍命管理非但衆心不服卽傅爾丹心亦不安伊旣失蒙古等之心卽綠旗兵丁亦未必孚信伊所恃者惟數索倫耳豈知首先潰散幾致伊於危殆者非索倫乎順承親王諸事遵朕指示領大兵在察罕度爾賊夷懼其聲威不敢侵擾旋卽敗遁朕今令傅爾丹爲王協理以贖前愆至殲賊立功惟王是賴傅爾丹

宜悉心盡力以圖報効若仍執前見妄存私意與王不和不但無益國家傅爾丹恐亦增罪戾矣十年七月順承親王錫保奏賊來侵烏遜珠勒傅爾丹等接戰數次敗賊前隊及賊後隊全至衝突我師失利還歸大營

諭曰傅爾丹領兵萬餘旣已敗賊前隊則後隊自宜敗去如何我師遂被衝散回營用兵失機罪在不赦去歲傅爾丹冒昧進剿損傷官兵追回科布多時尙能整頓軍

旅邀截賊衆是以特恩寬免其罪理應竭力報効與雪前恥何以又致債事倘因賊衆我寡恐有疎失相機回營尙屬可原若係輕躁懦弱以致失機卽應革職嚴加議處着順承親王秉公詳查據實陳奏八月錫保奏傅爾丹並不預籌堵禦輒輕調兵進擊以致有誤軍

機

詔革領侍衛內大臣振武將軍及公爵十一年三月錫保續參傅爾丹于烏遜珠勒遇賊並未身先督戰致

士卒怯走軍機大臣議覆應付三法司定擬時

上詢知烏遜珠勒之役錫保奏稱撥兵一萬而所到之兵實僅三千且留傅爾丹于軍營致賊越克爾森齊老遇額駙策凌兵始敗走

諭曰烏遜珠勒對壘情形朕曾細問額駙策凌傅爾丹情罪尙有可原著從寬免其治罪留軍營効力贖罪十二年四月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入

覲傅爾丹隨大將軍平郡王福彭赴科布多總統弁兵十

三年八月辦理糧餉額外侍郎伊都立及軍營辦事侍讀學士蘇晉侵蝕分肥事覺詞連傅爾丹婪虐等欺

命侍郎海望拿解來京並追論和通呼爾哈諾爾及烏遜

珠勒失機罪九月

今上御極

諭曰傅爾丹除貪婪等輕罪外第一是和通呼爾哈諾爾所犯之罪甚大伊身係統轄兵丁之大將軍乃不

能收拾衆心復與大臣等不睦且不能約束以致失機將官兵損折皆傅爾丹之罪與岳鍾琪無異著將伊監禁俟該部奏請時再派大臣等審訊十月王大臣等覆鞫依律擬斬決得

旨傅爾丹等失誤軍機負恩欺罔之罪不可勝數本應卽正典刑以彰國法但我

皇考從前未卽降旨今朕仰體

皇考遲回降旨之意著改爲斬監候乾隆四年與岳鍾琪

均蒙

恩釋放十三年四月

特授內大臣護軍統領馳赴金川軍營並

命其孫哈寧阿隨往一體馳驛八月署川陝總督同岳

鍾琪辦理軍務

諭曰川省自瞻對用兵而後繼以金川之役慶復疎縱

於前張廣泗怠弛於後曠日持久師老無功朕特起

爾等於廢棄之中委以軍機重任今訥親張廣泗俱

已召取回京軍中事務聽汝二人辦理事權歸一當

合兩人為一人合兩心為一心汝二人自思曩受

皇考異數殊恩歷膺重寄其後干犯重辟者何事即釋放

家居而敗辱之名終身不能湔洗今棄瑕錄用予以

自新之路當如何感激奮免如何竭力報稱如果能

克捷速奏蕩平豈但收之桑榆前恥可雪

皇考厚恩向所未能報効者亦足仰酬萬一顯爵厚祿朕

何吝焉是惟汝二人之福如其彼此各存意見不能

鼓舞軍心以致公事不能就緒不獨軍法難追將併前罪一體追問非慶復張廣泗可比汝二人當日同獲重罪今又同在一方勝則同其功負則同其咎務期協力和衷同心籌畫迅奏膚功以稱委任十月奏請增調滿漢官兵並言破險摧礮必資利器臣前在北路軍營見滿兵俱用絲棉長甲抵禦鎗子頗覺有益又糶糶拉烏鎗質輕形短能致遠於山林密箐中背負亦便請多製應用軍機大臣議行時

大學士傅恒奉

命為經畧奏傅爾丹年近七旬精力就衰惟熟於管理滿兵請令專辦營盤事務十四年正月

命為叅贊會金川酋莎羅奔郎卡乞降傅爾丹辦理納降及班師事宜四月授黑龍江將軍十七年卒

諭曰傅爾丹宣力有年今聞溘逝朕心深為憫惻著加恩賞銀一千兩辦理喪事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尋

賜祭葬如例諡溫愨子二長兆德次哈達哈相繼襲公

爵哈達哈別有傳

論曰...

...

...

...

...

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四十

